



# 邵燕祥隨筆

邵燕祥 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1267/1506

# 邵燕祥隨筆

邵燕祥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7 号

## 邵燕祥随笔

作 者：邵燕祥

责任编辑：林文询

封面设计：安渝平

技术设计：陈 说

责任校对：刘文玉

封面摄影：周海婴

出版发行：四川文艺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610012

电话号码：(028) 6662959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排 版：四川皇冠写作中心电脑室

印 刷：成都市农垦总公司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4.5

字 数：310 千

印 数：1—15000 册

书 号：ISBN7—5411—1384—0/I · 1298

定 价：18.80 元

《皇冠书库》主编：江 沙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序

文字有写给别人看的，有写给自己看的，这后者或是跟自己对话，或只是录以备忘而已。

从小时候的过目成诵，到近年的转瞬即忘，记性渐差，忘性见长，足见时间不饶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古人结绳以记事，今以文字代结绳，把读过的书里对我有所启发之处，把心中偶得稍纵即逝的情思，笔之于书，其实还是文人的积习，透出某种自恋的意味，无非表明对尘凡世事毕竟不能忘情，甚至也还想诉诸别人，但愿读者不以祥林嫂的絮叨视之。

编年为序，订定目录，忽有“炒冷饭”的感觉。不过，刚出屉时饭本是热气腾腾的，搁置既久才变冷了；这些小东西乍写出时，也许曾有一点鲜活的新意么？检看旧文，乃一如重温当年的“旧梦”。

年事稍长以后，我最忌自己文字里动辄“当年”如何如何，因为我早年最厌烦倚老卖老，生怕有一天重蹈覆辙。后来知道，说古忆旧殆亦难免，常于无意中得之。盖明日黄花，势所必至，现在的事，隔宿便成往事，笔下之文，搁笔已是旧文，犹如同声传译，现在时入耳就是过去时了。

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作者个人和社会的记忆。这里辑印的小东西，处于所谓纯文学的边缘或边缘以外，然因不重虚构，它所凝聚的个人和社会的记忆，也许不失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一个没有做到太上忘情，而犹恋恋于人间烟火如我

□ 邵燕祥随笔

的人，每日三餐之外，百无聊赖之时，究竟想了些什么？

管它叫“小东西”，并不是曹禺《北京人》里曾文清悄悄递给愫方手里的，“昨天夜里写了个小东西”的小东西，倒像《日出》里那个苦命女孩子，名之为小东西，应该不无怜惜之意。总之，小东西，不能与一代的宏文巨制相比，然而差胜于“不是东西”吧。

作 者

1995年8月10日

# 目 录

序 .....	1
北京三地名 .....	1
三谈骂人 .....	4
狱中诗 .....	6
纸 窗 .....	9
东车站 .....	11
“嘲风月，弄花草”亦不易 .....	13
说演讲 .....	16
也谈“忘却的魅力” .....	19
我也养过蚕 .....	22
寒 衣 .....	24
假如阿 Q 还活着 .....	26
读聂绀弩 .....	28
听耳鸣 .....	30
无从预料，但岂是茫然 .....	34
各绿其绿 .....	36
从一见钟情说到妓女的“权利” .....	38
卞之琳的政见 .....	40

□ 邵燕祥随笔

由“母亲型”和“娼妓型”想起的 .....	42
吃罚酒 .....	44
韦庄的苦心 .....	46
小论梁山泊的打砸抢烧杀 .....	48
卖呆儿 .....	51
信以为真 .....	54
末世文场 .....	57
世纪之思 .....	59
集邮·世界语·国际主义 .....	62
拉锯，翻饼：从游戏到整人及其他 .....	64
生命与色彩 .....	67
新碑与旧碑 .....	70
一个盲人的复仇 .....	73
疑难问题 .....	75
说梦 .....	78
说欺骗 .....	80
三言五语 .....	82
英雄观 .....	84
祥林嫂的公式 .....	87
读斯坦倍克 .....	89
文化的雅俗与精粗 .....	91
忽忽之病 .....	95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吗? .....	97
小议权力的私有 .....	99
读梅志的回忆录 .....	101
冬日的花和鸟 .....	103

□ 目录

不合时宜	105
蛇咬、狗咬与贼咬	107
透视郑孝胥的诗	109
漫谈体力劳动	113
放天灯	116
呜呼！冷漠、苟安与自欺	119
国会街忆旧	121
珍珠港事变纪念	124
月当头	127
萧索时期	129
怀念“奋乃静”	131
漫论“无事忙”	133
花轱辘钱儿	137
读《大清洗的日子》	139
井	143
韧	146
说庸人	147
《扒马褂》析	148
猜谜前后	151
尊 称	153
何其芳的遗憾	155
玻璃窗	160
撕破脸	162
哀文化	164
柳字第三笔	167
说“白”	169

□ 邵燕祥随笔

联想无端	172
痞子文学	173
谈 吃	175
前题续谈	179
读书须读“相斫书”	183
历史的遗憾和遗憾的历史	186
论骂娘	188
十五月儿圆	190
尾巴小议	193
猴气辨	195
愚官的对策	197
我与友与敌	199
浚县之忆	200
水 仙	203
恺撒之死	204
说选择	207
楼	210
形象欠佳	212
赵高一计	213
人形与人事	215
好诗一句	217
“礼多人不怪”	219
苟 活	221
名岂文章著	222
唱喜欢歌	224
艺有独专	227

□ 目录

草木二篇.....	228
疼 痛.....	230
关于圣诞节.....	232
血战睢阳.....	236
关于《武大郎开店》.....	238
说抱负.....	240
成家之路.....	241
性格斗争.....	242
头脑简单一例.....	245
“阶级姐妹”苏三 .....	247
眼中钉.....	250
私设公堂析.....	252
清宫二三事.....	255
不知李煜.....	260
黄永玉语.....	261
自然风.....	263
法与人与马.....	266
人之能.....	268
结论式思维.....	270
女人的力量.....	271
还债意识.....	273
[附] 还债与讨债（朱正） .....	275
歪诗与官癖.....	277
都郁逝矣.....	280
嚼 虬.....	283
扫 帚.....	285

□ 邵燕祥随笔

神亦分级	288
表演	290
凡高与嘉宝	293
一炷香：喜饶嘉措大师	296
“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吗？	300
说急	302
读斯大林的一封信	305
读柯灵游记二则	308
着镖	312
从鸽子想到一丘之貉	314
特殊的词语	318
听《小白菜》有感	321
在不可理喻的人面前	324
又提起了希特勒	327
[附] 关于汪墓的平毁	330
真情和套话	332
文盲	334
说“没意思”	336
穷小子和富家女	338
沧桑之梦	341
演员与观众	344
说“讹矫”	348
纪念俞平伯老人	349
上眼药	353
白杨与风	356
论知识的有用与无用	357

□ 目录

说朋友	361
校 子	363
通感一则	365
豆	366
新与旧	368
皮毛论	369
可怕的深刻	370
找上帝	372
一页台历	374
偶然想到	376
如意算盘	378
树倒猢狲不散说	380
说永远	383
难得真诚	386
夕 阳	388
黄 鹤	390
哀哉孔子	392
说谎者之碑	394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395
土语辞典和土语	398
检阅天安门	400
读《高适集校注》	402
这一页历史	406
从“本州兵团”说起	408
风 沙	411
鸚鵡作证	413

□ 邵燕祥随笔

主义与精神.....	415
反打击乐.....	418
物 候.....	420
不着痕迹.....	421
说 赌.....	423
孔子的话题.....	426
蚊蝇不是敌人论.....	428

## 北京三地名

今年第八期的《雨花》杂志，又刊出一批“新‘世说’”。从目录看有几位熟识的作者，便翻开来看。其中傅晓红是我们（蓝翎、舒展和我）在《钟山》开“杂文作坊”专栏的责任编辑，“作坊”停业，还没来得及写信给她致歉。她写的是位外事干部长期“不得重用”的底细：

后来个人档案清查，他才知道自己档案上有一条记载：

1961年4月12日晚7时10分，他在使馆区道旁徘徊，神色焦虑惊慌，时间长达一小时又四十二分钟，于8时52分离去。结论：此人可用，但不得重用，不得派往国外。

这人苦苦回想，终于想出那天妻子在积水潭医院分娩，他在等候消息。

按：北京的使馆区，60年代已经在城东三里屯至光华路一带，而积水潭在老城西北角；在积水潭医院附近逡巡，也许会引起联防人员的警惕，却不会蒙私闯外国使馆的嫌疑。积水潭医院或系日坛医院之误，但日坛医院虽紧靠使馆区，记

## □ 邵燕祥随笔

得是肿瘤医院，二十八年前是否兼开产科，待考。

傅晓红似长期在南方读书、工作，对北京坊巷不熟，这一则得之传闻，不足为怪。

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书中《关于未名社的被封》一节，引李霁野的回忆，他和另二人被捕后曾关押在东城报子胡同侦缉分队云云。按：我猜这里说的报子胡同，是报房胡同。因为报子胡同北京似只有一个，在西城，西四牌楼北。而报房胡同则在东城，东四牌楼南。

手头没有北京街道胡同名录，但我知道北京确有许多重出的地名，如“石碑胡同”至少有三个，“船板胡同”肯定有两个；不过多年来没听说有第二个报房胡同、第二个报子胡同。据我模糊的印象，在1939年至1943年间，我每天到灯市口去读书，也有时走大街，而多半是从报房胡同穿行，好像路北有一处还挂着“警察”“侦缉”一类牌子。李霁野等未名社成员被捕是在1928年4月，把持北京政权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从那时直到沦陷后日伪统治的八年里，一块“侦缉分队”的牌匾在一处一直挂下来是可能的。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首都，机构的建制变化、扩大，房地产权的变化才多起来。

今年第8期《文汇月刊》发表关于扬帆冤案始末一文，里面说到扬帆1954年被拘捕后，在北京曾关押在左家街。

按：在北京以“左家”名的地方，有近年才因地处交通要道而出名的左家庄，在东郊，是新开拓的住宅区，没有如文中所说的老宅院。然则所说左家街，我疑为西城的祖家街。不过也是揣测，并无根据，我也不拟前往踏查：虽说在50年代属于监管人犯之所，已过三十多年了，但说不定还是公检

□ 北京三地名

法部门的机关，多少带点禁区性质，总不宜到附近徘徊，在门前探头探脑的吧。

作为读者，于此等处，一概采取不予深究的态度。至于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的作者，于人名、地名、日期等还是尽可能准确些好。

1989年9月2日

## 三谈骂人

因为忽然想到一个“我要骂人”的题目，以补“枉担个虚名儿”之憾，又想起鲁迅有过一篇《我要骗人》，翻出来看，发现这位浙东乡先贤其实是虽有“骗人”之志，却无骗人的本领，通篇说的是真话与实情，毫不忌讳。尽管这篇应约为日本刊物写的文章，发表时文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和指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还是看得出对“中日亲善”和国是世情的愤懑的。即如“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这真是用血凝成的沉痛的经验，也是“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吧。

鲁迅文中又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吧”，此时已是1936年2月，上距写作《祝福》的1924年2月，整整一纪，祥林嫂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的提问，仍然萦绕于鲁迅的心。鲁迅以捐款一块钱，“骗”得了为水灾灾民募捐的天真孩子的欢喜，又深感为了不愿看失望的样子而骗她是不应该的，因为鲁迅不相信款子会真的到灾民手里，“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